

開放文學－神鬼仙俠－括異誌 第九卷

○毛郎中

毛郎中晦，熙寧初年惟一妻一子，處家於荊州。常有一女厲，朝夕在其家，語言歷歷可辨，自稱田芙蓉。家人出入動靜，無不察也。言與邑君有宿冤。或問：「何不遂報之？」渠尚有數年壽耳。」然所須之物，往往應索而至。久之，厭苦，邑君謂曰：「吾為汝修功果，能他適乎？」鬼曰：「善。」因賂二僧，俾誦佛書，具疏燔之。鬼去數日，復來，曰：「僧之誦經妄矣。止誦一卷，餘則未嘗讀也。是以復來。」詰其僧，果然。鄰家毀之曰：「此邪魅也，何足畏？」鬼大罵，發其帷幕之私，曰：「此乃邪爾。」常曰：「我今往瓦市游看。」毛密遣僕，使探其伎藝者。歸而詢之，一皆符合。其後，毛之子中庸調補永之祈陽簿。舟行次石首縣，鬼繼至，曰：「解纜何故不相告？俾我晝夜奔赴百餘里，足今跼矣。」至零陵二歲，邑君卒，鬼自是而絕。余在荊州親見。

○崔禹臣

崔禹臣，熙寧初，以職官知濰州北海縣。冬夜坐書閣中，窗外有小圃，聞若環珮聲，又如往來誦佛書者。月色微亮，穴窗視之，見一物長七尺餘，周身白毛熠耀，口中咄咄不已。遽呼從人擒之，乃鬼也。面黝髮蓬，身縈藻荇，水乳四垂，行則叮咚。遂以挺毆之。大呼曰：「我為若有災，來此唸經消禍，何謂捶我也？」即命左右互以巨搥痛擊，終不能斃。刃之不傷，火之不灼，但覺縮小，長三尺許。遂錮縛。既曉，投之大水。良久，躍高丈餘，已復如舊，少選遂沒。是年崔以公事失官。崔亦自有傳。（陳向秘丞言。）

○張郎中

張郎中薦，高密人，登明經第。山東風俗，遇正月，取五姓處女年□餘歲者，共臥一榻，覆之以衾，四面以箕扇之。良久，有一女子如夢寐，或若刺文繡，或若事筆硯，或若理管弦。俄頃乃寤，謂之扇（平聲。）天卜以乞巧。薦有女□餘歲，因卜。有一仙女日來教之。遇其去，即留一女童為伴，他人弗見。自此，凡女工、音律、書札，不學而自能。歲餘，女晝寢，忽驚呼而覺，曰：「仙女今日上天赴會，令我與童子偕在園中嬉游。園有一井，覆以巨石，戒童子曰：『勿令此女窺井也。』」仙女既去，我遂發石觀之，見群鬼異形怪狀，攀緣爭出。我驚呼，童子遽取棗亂捶，鬼復入，取石窒之。自此仙女怒而去。」既笄而嫁，生數子。先君與薦善，熟聞其事。

○張司封

建州有張氏，夫婦俱四□餘，無子。居近城隍廟，屢禱於神，以求繼嗣。歲餘，夢神告曰：「汝夫婦分當無子，我念汝告禱之虔，今以廟中判官與若為嗣。」既而其妻妊娠。生一子，名伯玉。第進士，舉書判撥萃，歷臺省，仕至主爵正郎，典數郡而卒。其才藻廉勁，為當世所尚；而嗜酒不修飭，垢貌蓬髮~SHMYS；，如土偶判官焉。

○薛比部

薛比部周，至和中，以殿中丞知益州成都縣。其妻臥疾，二婢致藥以殺之。薛執二婢送官，劾之伏罪。一婢妊娠已數月，薛以牒訴其詐，遂俱就戮。既而婢與所妊之子形見其室，訴於薛曰：「兒不當死，何以枉害我？」晝夜聆其語，然家有吉凶，鬼亦以報。薛後監鳳翔府太平宮，則鬼不至，他所則來。嘉祐中，薛自尚書外郎出典涪州，行至始平縣，鬼曰：「公將死，無用往。」即乞分司歸長安，不逾年，遂卒。

評曰：「父母殺子，於官理置而不論，矧在胞中形氣未具者乎？而遽有冤死之訴，豈釋氏所謂冤宿世者如是耶？（張靖學士云。）

○陳良卿

進士陳良卿，景祐四年自永州隨鄉書赴禮部試。□月至長沙，夢一人引導入巨艦中，見一道士，自稱清精先生。與之談論，辭語高古，而義理邃博。謂陳曰：「吾已薦子於堯，為直言極諫。」陳曰：「堯今何在？」曰：「見司南嶽。」陳曰：「堯乃古聖君也，安司在公侯之列？」先生曰：「堯，人間之帝也，秉火德而王，棄天下而神，位乎南方，子何疑焉？」陳辭以名宦未立，俟他日應。乃許以□年為期。既寤，甚惡之，為《異夢錄》以自寬。明年，登甲第，調全州判官，道出岳州南一驛。偶晝寢，夢使者持檄來召，遽驚覺，喟曰：「豈堯命乎？」同行相勉以夢不足信，復執書帙臥讀之。晚食具，呼之，已卒矣。夢中約以□年，乃自得夢至卒，正周□月耳。豈鬼神不欲明言，以一月為一年乎？

○羅著作

著作羅紹，漢陽人，居府五通神祠。其鄰家歲畜一豕，以為祀神之具。豕無欄豢，多壞羅之藩籬，入其宅且穢污之。羅屢誡其鄰，殊不少聽。紹父擒其豕，截去一耳。鄰人見之，不勝其憤，曰：「夕訴於神。」且云：「此豕本是神所享，今為羅某所損，歲已乏祀，願神速報之。」既而生紹與其弟，各無一耳，余親見之。五通神能禍福於人，立有應驗，其可駭哉！紹進士及第，終著作佐郎云。又，公安富民鄧氏者，少時因見二犬交，即戲以刃斷其勢。後生二子，俱闖。初為荊南牙校，其狀貌真闖也。事與羅紹相近，故附之。（辛都官子言錄。）

○陸長緒（目錄作長孺）

陸長緒，吳郡人，第進士，以職官知襄州穀城縣。其為政務疾惡，而遂至外暴，察苛急，視群吏若仇讎，撲撻殆無虛日。一日晚坐廳庑，有黑犬自門直入，怒目狂吠，躍而升廳。陸號呼，群吏競持挺逐之，入吏舍，忽不見。既而陸妻死，遂百鬼進其舍。陸子幼，有數婢，往往白晝見少年入婢室。陸大怒，縛群婢，榜掠至髡鉗烙炮以訊其奸，而終不得狀。又，堂前舊作盆池植蓮，一日，盆出於外，而無發掘之跡。遽命理之，越宿復然。陸自臨視照水，見其形冠服非常，而立侍皆群鬼。陸大怖。又有聲於梁棟間，漸與陸語，索紙作詩。始見數字在紙，每讀畢一句，則一句出，而前句旋滅。其語大略皆譏戲陸也。如是二年，解官，怪始絕。長緒自為人言如此。

○寇侍禁

寇侍禁立，嘗為三司大將，與同列李某者，皇祐中部督香藥往廣信軍。納畢回京，宿於定州永樂驛之堂。時苦寒，乃熾炭炷燈，擁爐而坐。夜將二鼓，李某先寢。堂後呦呦然如小豚相逐，亦不以為異。俄頃，門轟然大辟，一媪長二尺許，蓬髮~SHMYS；偻而前，以口噓燈，燄碧而將滅。寇大驚，以杖擊之。媪走，寇逐之，頰抵門扉，偃仆於地。即開堂之前門，將走外廳，呼其從者，忘廳後之有屏也，頭又觸之而踣，因大呼。驛吏與僕廝乘火而至，見寇頰破血流，燈繁且折，門閉如故。李以被蒙首伏牀下。詢之驛吏，云：「嘗有斯妖出自堂後右城小穴中。」寇自說如此耳。

○張尚書

張尚書存，冀州人，家富於財，策進士第，累歷臺省館閣清要之職。致政，歸鄉閭。一夕，聞人見一犢盜食馬粟，逐而捶之，但見白光奔宅門，遂失之，門閉如故。翌日，張病，肌骨痛者數日。問策杖詣馬廄，問聞人云：「旬日夜見何物？」聞人曰：「見一犢竊食馬粟，擊之，化為白光而去。」張曰：「後或見，不可擊也。」聞人頗疑之。歲餘病亟，聞者見一犢自宅門出，追視，乃不見。俄聞宅中哭，乃尚書卒也。（朱左藏允中言。）

○姜定國

高密姜定國，業九經。一夕，寢於家塾，夢二人身長而貌狠，怒氣勃勃然，謂定國曰：「吾身長丈八，可殺汝，可噬汝。」定國驚駭，號呼拒之而退。明夜復夢如初，大懼，乃徙其寢具，與門下客同榻。客見一蛇至，取刀斷之。少頃，一蛇復至，客又殺之。明日度二蛇，果長三尋。定國後登九經第，今為幕職官。（聞之吉推官仲容。）

○傅文秀

禮賓副使傅文秀，嘗自京挈家歸鳳翔府陽平鎮之故居。既而其兄之女為物所憑，暮則靚妝麗服處帷帳中，切切如與人語。家人問之，不對。若是者殆半歲。郿有善制鬼者羅禁，以其能符禁，鄉人呼為羅禁。傅召使視之，遂以法劾其女。乃云：「吾韓魏公之子也。昔侍父鎮關中，以病死於長安驛舍。昨日傅族經由，悅其女美，因而婿之。」羅再三訊詰，辭頗屈伏，遂去。後數夜，號呼於堂下曰：「汝雖絕我婚，當歸吾子也。」再飲之以藥，下塊肉如拳，自此不復至。（董職方經臣言。）

○胡郎中

胡郎中楷，慶歷中偶會於真州，嘗言：有親舊赴官湖湘，舟行至鄂岳間，舟忽不進，舟人亦無以施力。其人焚香奠酒，披秉再拜，懇誠以禱。良久，舟突然而逝。他船見其舟後有枯木查牙，躍高數丈，復沉於水，不知何物。豈蛟龍之變化乎？

○僧行悅

長白山醴泉寺，乃景德寺西禪院之下院也。歲久頽圯，僧行悅志欲營葺，因市靈岩川董將軍莊大木百餘章。有大榆，其上巨枝岐分，向因雷雨，枝間有大足跡，長僅二尺。僧伐視之，上下如一。因斷為數百片，俾其徒偽稱佛所踐履，持之化誘諸郡。三歲，得錢五千萬，寺宇一新，頗極壯麗。事在天禧中，李省山人目睹。

評曰：佛之徒以因果禍福，恣行誘脅，持元元死生之柄，自王公而下，趨向者八九。悅又能假詭異之跡，俾夫庸鄙之徒，破帑傾篋而甘心焉。嗚呼！人之好怪也，甚矣！

○康定民

康定軍未建時，古城卑缺，人得而逾。有邑居王某，與北郊村民聯親。景祐五年秋，村民為子娶婦，王赴其花燭。中夜，二姻家交爭紛然，王不喜，遂於廚中得爨餘柴枝長三四尺，持之以歸。時月色微明，行二三里，過古城，道有小兒，約數歲，遽來持王衣裾啼哭不已。問其家，亦不答。乃力解其手。未數步，又來相逐，遂以所持柴枝擊之，即仆地，不聞鼻息。王默念曰：「兒定死。」大懼，又慮路人見而跡露，乃疾走，逾毀垣而入。翌日，不敢出門，恐官捕殺人者。日既高，不得，出里巷伺探消息，寂爾不聞。遂由舊路覆其事，惟見一朽腐棺板，長三尺餘，中微骨折，尚有火煤之跡。其古道左右皆土崖，高五六仞，居民多穴之以瘞小兒。蓋游鬼憑而為變耳。

○鄭前

治平中，武昌縣令鄭前，嘗覺腠理不寧，晝寢曲室。夢一老父，古衣冠，揖鄭曰：「君小疾，煮地骨皮湯，飲之即愈。」鄭曰：「素不奉展，何故至此？」云：「我西漢時與君嘗聯局事，君已為三世人，我尚留滯幽壤。」即詢其名氏，云：「前將軍何復。或欲尋吾所居，可來費家園也。」臨別口占詩一絕，云：「與子相逢西漢年，半成枯骨半成煙。欲知土室長眠處，門有青松澗有泉。」鄭官滿，之鄂渚，遊頭陀寺，山下城小路見叢薄蔚然。問寺僧，乃費家園也。道次有斷碑，字已漫滅，惟有何復字可辨。塚前有澗水泊老松數株。（王承允成時為巡徼，具知之。）

○陳州女厲

慶歷、皇祐中，陳州通判廳夜有婦人嘗出，與人笑語，或見其狀頗美。詢其名氏，曰：「我孔大姐也，本石太尉家女奴，以過被殺。」問：「何不他適？」云：「此中亦有所屬，安得自便耶？」時晏相國鎮宛丘，屢倚新聲作小詞，未出，鬼即嘔唱於外。或早暮人有登廳阨，忽於掖下作大聲，人恐悸則笑。有市買卒時被驚喪所持，甚苦之，遂常以刀自隨。後復來驚，隨聲斲之。數夕，但聞呻吟曰：「聊與汝相戲，何故傷我如是？」自此遂絕。